

刘晓珍◎著

津西第一家

漓江出版社



YZLI 0890083034



刘晓珍◎著

津西第一宅

漓江出版社



YZLI 089008303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津西第一宅 / 刘晓珍著.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407-5149-4

I. ①津…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4220 号

津西第一宅

作 者 刘晓珍
责任编辑 庞俭克
美术编辑 石绍康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 版 人 李朝晖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0
传 真 0773-2582200 010-85800274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信箱 ljcbbs@163.com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 制 北京凯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980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5149-4
定 价 24.8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捡来了个大姑娘	(1)
第二章	旗奶奶的威力	(23)
第三章	私卖漕粮引来钦差	(31)
第四章	儿子博取功名	(53)
第五章	丢了漕船反祸为福	(68)
第六章	津西第一的大宅子	(82)
第七章	娶进了知县家的千金	(91)
第八章	韩献林爱上了三不管的姑娘	(102)
第九章	韩献林参军剿匪	(108)
第十章	攀上了南皮张家	(115)
第十一章	旗奶奶完业故去	(122)
第十二章	妓女大闹寿宴	(127)
第十三章	韩献琛金屋藏娇	(136)
第十四章	支应义和团出大名	(140)
第十五章	受到慈禧褒奖	(159)
第十六章	韩献林过六十大寿	(179)
第十七章	韩献林再出山	(190)
第十八章	韩献林故去	(197)
第十九章	宝丰躲进了英租界	(221)
第二十章	日本人占领了杨柳青	(241)
后 记		(266)

第一章 捡来了个大姑娘

正是年根儿底下，一年里最忙的时候，京杭大运河上，南来北往的大小船只，满载着漕粮、丝绸、茶叶、炮仗、坛酒及各种年货，你来我往，匆忙穿梭，把条还算宽阔的运河挤得似下饺子一般，好不热闹。通州地段的河面里有一只明显比别家壮阔气派的大对槽船，船主是韩士成夫妇。他们十月初从江苏徐州加运了一船给官家的小麦，原指望年底前运到京城，趁着年下京城粮荒，朝廷多给结算点工钱，过个肥年，谁知天不遂人愿，刚返到通州就赶上北风大起，河水结冰，船不能行，夫妇二人只得把长短船工暂时遣散回家，只留长随刘升和他们夫妻在船上厮守着姑且过年。

转年初，正月十八，日头刚落西山，黑压压的云就一阵紧着一阵漫卷上来，天也一阵冷过一阵，嗖嗖的北风似刀子一般，割得人脸上生疼。韩士成抱着膀子，仰着冻得酱紫的脸，望着黑得越来越紧的坏天气，担忧地对夫人说：“我看这天要下雪，还扯扯漫漫小不了，下个满天满宿咱就更动弹不得了，趁着天没黑透我到岸上买点老酒卤货，好在船上无事磨牙，打发时辰。”夫人郭氏也抬头看看一阵比一阵黑的天，又打量着丈夫，不放心道：“这寒天冻地的，不如让老刘随便去买些吃食算了，你就别挪窝了。”韩士成故意伸展了下胳膊，不以为然微微一笑：“在船上闷了这些天了，上岸透透风也好，不妨事的。才二十啷当岁的人，身子骨壮得跟铁打似的，哪里就到了受不了寒的地步？”大年节的，放着天津杨柳青的老宅回不去，他们三人在船上窝缩着过了个没情没绪的年，这些天没下到岸上，韩士成着实腻歪透了，巴不得到岸上换换空气，也好听听市面上的新鲜话题，这点坏天气算什么。韩郭氏见劝不住丈夫，只得拿件猢猻皮坎肩来，给他套在棉袍子外。韩士成是个苦出身的，珍惜地摩挲着簇新的大毛衣服，不舍道：“只是到岸上买点吃食，有身上这件棉袍子就成了，哪里就用得着穿成这样了。”郭氏见他疼惜衣服，娇嗔

地看他一眼，不由分说把扣子给他一一系上，嗔怪道：“按说你也是个出头露面惯了的，衣服是给人穿的，难不成还捧着衣服人受罪？你是家里的掌柜，这大家子吃喝拉撒可都指望你呢，把你冻出个好歹来算怎么着？没见过你这号的，那么大的买卖做着，一件衣服就心疼了。”又不放心地叮嘱，“天黑的紧了，快去快回啊。”

韩士成曼声地应了，上得岸来，伸展了下筋骨，信步走了几步，见路上少有的几个行人也都缩着脖子，行色匆匆。他兀自笑笑，又往前走了一段，想找烧饼摊和酒铺，远远地，就见一个姑娘胳膊上挎着个小包袱，衣着单薄，神情焦虑，独自在岸边低头啜泣，像有满腹惆怅，模样很可怜。韩士成别看常年在河上跑船，经见的人事多了，却心软好善，他紧走几步过去细看，姑娘年纪约摸十七八岁，底下是一双未经缠裹的大脚片子，模样聪明伶俐，只是面带忧戚，紧紧护着怀中的小包袱。看着姑娘的可怜样，他动了恻隐之心，心说这么一个惹人爱怜的女子，在这样时辰一个人独自在河边哭泣，准是遇上什么难处了。他观察周围行人，没谁驻足停留，有的就是匆匆看一眼又忙着赶路了，自己有心上前搭讪，又怕姑娘多心，就站在离她一丈开外处观望。他观察了片刻，并不见有人来找姑娘，姑娘显见得也没有去处，只是急得原地打转转。他打定主意，紧走几步，上前关切而不失礼地搭话道：“冒昧问一句姑娘，大冷的天，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家人呢？”

姑娘停止啜泣，抬头打量着眼前问话的人，见年约二十五六，模样沉稳忠厚，不像是歹人，嘴角扯了扯，再也憋不住，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边哭边道：“我是京城白家的，叫月娥，随着家人到天津走亲戚，哪知大正月节里，到处是走亲访友的，我和家人倒走散了。我沿着这运河岸边已经走了一天了，连家人的影儿都没见，眼见着天要黑透了，我又一天水米没打牙，我……我……”说着，两只秀肩一抽一耸，哭得越发伤心了。

韩士成看姑娘冻得红中透紫的粉脸，知道在河边徘徊的时间不短了，心里不落忍，关切地问：“我是行船的，家在天津，京城里我不大熟，帮着找你家人恐怕不大容易；你知道天津的亲戚姓甚名谁，住在哪里吗？要是知道，我就是天津杨柳青人氏，天津地面很熟的，等天暖了，河开了，可以带你回天津找亲戚。”

听了这话，姑娘抬眼看看眼前这位好心人，先是喜了一喜，后又眉尖蹙在一起，又轻轻啜泣起来：“我只听家人说天津有亲戚，至于姓啥名谁，住在哪里，先前也没料到会和家人走失，也没详细打听，可叫我怎么找啊？”

韩士成听了，踱着步子搓着手，不由得也犯了难。天眼看要黑透了，已经开始飘洒零星小雪，冷风似刀子，嗖嗖地往肉里钻，路上的行人越见稀少。韩士成穿着个从头裹到脚的大棉袍子，外面罩件大毛坎肩，还冻得直跺脚；再看姑娘身上只一件小薄棉袄，连件带毛的都没有，牙齿磕着对儿地直打颤，万一再遇上歹人——把她一个人丢在这也实在不放心。韩士成动了恻隐之心，试探地问：“这么冷的天，天色又不早了，我在河里有条船，船上只我妻子和一个老船工，姑娘要不嫌弃，先等我去买些吃食，再带你到我们船上委屈一晚上，等天明咱们再做打算，你看如何？”

白月娥又仔细打量了韩士成，见他面目和善，不像是歹人，又思忖自己已经到了这一步，天马上黑了，自己一个年轻姑娘，再在这河边游荡下去，终究不是个事，犹豫了一下，轻轻点头应了。韩士成带着姑娘，去烧饼铺子买烧饼。

摊主是个矮冬瓜样的粗胖子，虽是大冷的天，一张紫胖脸却被旺盛的炉火烤得通红，性情极随和，爱搭话，边用铲子翻烤着炉上的面饼，边和主顾搭讪着：“——京城出大事了，晓得么？”韩士成看他十指翻飞地边揉面团，边还顾得上翻烙烧饼，间或还往炉子里添煤，动作极娴熟洒脱，不由得入了神，揣着袖子跺跺脚说：“我在河里跑船，有日子没到市面上来了，刚上岸——怎么，起反了么？市面上很安宁，不像啊。”

摊主冲他一笑，神秘地眨眨眼，看看左右没人，把嘴附在他耳上悄声道：“比起反还厉害——乾隆万岁爷归了西，刘墉密奏了和珅大学士一本，参的苦，听说足足有二十条！和相爷十天前被捕，家也被抄了，昨儿人就被斩了。听说抄出的家底合银子九万万两。啧啧，比大清国都富有啊，真正的富可敌国呀。唉，和相爷也是忒贪了些——现今京城里都传着：和珅跌倒，全国吃饱呢。听说他全府上下老少都要咋嚓——”摊主在自己脖子上比画了一下。

“啊——”韩士成猛然听了这么个惊天霹雳的消息也着实吃了一惊，头皮倏地一下子，浑身一凛，后退了一步方稳住了神，半晌，无奈地摇摇头：“这是怎么说的，要说和相爷，多么红火的人哪，怎么说倒就倒了？”

摊主颇有同感地点头：“还是戏文里说得好，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大厦倾哪。唉，人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辈子也就这么回事。要说，还是咱平头百姓吃着热烧饼、喝着二锅头活得自在、消停，不享那享不了的福，也不担那担不了的惊，不受那受不了的怕——拿好喽。”摊主用油麻纸包了二十个焦黄酥脆的热烧饼利落地递给韩士成。韩士成接过烧饼，边掏铜子，

想这掌柜的别看做的买卖小，倒是个明白人，句句说的在理，自己被他这一番话说得也频频点头。他拿好烧饼回头招呼白姑娘，却见白姑娘只片刻的工夫，就脸色大变，原本白皙俊俏的脸变得铁青发黑，神情似受了惊吓一般，身体打摆子般抖个不停。韩士成盯着白姑娘，奇怪地问：“姑娘这会儿工夫怎么就变成这模样了？别是在河边待得久，冷风毗着了吧？我带你找个郎中，抓点发汗的药暖暖身子。”白姑娘惊慌地连连摆手：“我只是穿得少有点冷，不碍事的。”又惊恐地四下里看着，“掌柜的还要买什么自己去吧，我在河边等你好了。”韩士成看姑娘似不愿再在街上缠留，沉吟一下道也好，向码头边指给她道：“看了吧？那就是我家的船，你可先到船上找我家里的，就说我让你来的，我打了酒就回。”白姑娘点头转身朝船急急走去。

韩士成又折到酱货铺子买了五斤酱得烂熟、热气腾腾的牛腱子肉，到了酒肆，刚跟掌柜的说要十斤上好的烧酒，就见七八个戈什哈带着腰刀，满脸凶气地冲过来，黑着脸盘问：“见有一个十七八的婢女来过吗？”韩士成莫名其妙地望着这群兵丁，不得缘由道：“什么婢女？谁家婢女这大冷天会跑丢了？”酒掌柜也怕惹上事，连忙陪着笑脸解释道：“官人怕是搞错了，我这里开的是酒肆，来的都是些大老爷们，凭她是婢女还是太太，女流之辈哪有好这一口的，哪会蹭到我这儿来？”戈什哈仍怒着脸凶道：“这是朝廷捉拿的要犯，要是隐藏不报，查出来定要砍头的！”恐吓完，把腰里的腰刀狠拍了一下，一千人又往前挨家挨铺搜查去了。酒掌柜见戈什哈走远了，狠狠地“呸”了一口，愤愤地骂道：“既是婢女就是大户人家的，不敢到那些豪门大户里去搜去查，偏来找我们这些穷门小户抖威风，什么玩意！”韩士成受了这一惊，心里也不大痛快，又惦记着白姑娘，默默拿了酒肉，急急转身回船。

韩士成到了自家船跟前，看见白姑娘并未进船里，还在艄上哆哆嗦嗦地站着，显然是在等自己。他笑笑：“我都说了让你先回来找夫人的，你怎么还站在这里干受冻？”姑娘不语，只是浅浅一笑。

韩士成在头里走，姑娘在后面跟着，二人裹挟着一团寒气回到船上，姑娘见这船是只大对漕，装的粮又都是给官家的，知道韩士成所言不虚，神色稍稍平稳了些。韩士成给夫人介绍过白姑娘，姑娘也不羞涩，大方地给郭氏道了万福，施礼道：“给掌柜的和太太添麻烦了。”郭氏回了礼，不住地上下打量着姑娘。她见丈夫久不回来，正着急呢，又见丈夫猛然领回个年轻姑娘来，更感奇怪，只是不便唐突问缘由。韩士成约略叙述了原委，韩郭氏听了，也觉得姑娘怪可怜的。她细打量姑娘，见她长得齐齐整整，模样周正，聪明

伶俐，怪招人喜欢的，顾不得多想，拉着姑娘的手道：“天可怜见的，大正月里，偏巧遇上这样的烦心事，这是怎么说的？姑娘饿了吧？我先给你弄口热乎的吃了暖暖身子，再洗涮洗涮，睡个好觉，赶明儿天亮了，也好打起精神找你家人。”郭氏转身吩咐长随老刘把早已封了的炉子捅开，被姑娘拦住了：“我这贸然一来，就够给你们添麻烦了。随便找点吃的垫补两口就行了，天也不早了，你们累了一天，也该早点休息，再为我折腾一回，我可真消受不起，睡不踏实了。”郭氏只得把刚买来的烧饼牛肉拿给姑娘权且充饥。

姑娘虽是一天水米未沾牙，吃起东西来仍是斯斯文文的，小口小口细细地吃。吃完了，抽出条素色织锦缎帕子来擦了嘴，长长地吐了口气，感激道：“我虽是一个弱女子，可命里该着贵人相助，今儿碰着掌柜的和太太，是我命里的大福，日后有机会，小女一定尽心报答！”又起身郑重给二人道万福施礼。

郭氏和丈夫对看一眼，夫妻二人见姑娘说话得体，礼节周全，心里更是喜欢得不得了。郭氏拉着姑娘的手说：“看你这知书达理的斯文样子，一定是大户人家的姑娘吧？府上在京城里是干什么的？”谁知这一句平常问话，姑娘听了却着实吃了一惊，唬得脸都变了色，慌乱地连连摆手：“太太过奖了，小女并非出自什么大户人家，只因爹爹多读了些诗书，在家里开私塾，从小对小女要求极严，略知些礼节罢了。”

郭氏见姑娘的手帕怪精致的，用的是苏杭上等的灰色织锦缎做底，一只绿毛红嘴鹤巧巧地立在一朵绽放的绿梗白荷花上，绣活儿也是一等的精致抢眼，她随手抽过来一看，惊奇道：“姑娘到底不是平常人家出来的，一条帕子还这么讲究。哟，手帕子上还绣着字，士成你看看，是谁府上的？”

听见太太问话，白姑娘脸顿时变得惨白，也不顾礼节了，慌忙把帕子夺过来掖起：“没什么大户小户，只是随便绣着好玩罢了。”又把话题岔开去，“天不早了，我也叨扰你们半天了，您二位也早些歇着吧。行船人家，明儿还得早起呢。”

郭氏是个心思极细密的，安排白姑娘到后舱睡了，她和韩士成也并排躺下，把白姑娘的言行举止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越琢磨越觉疑窦不少。她侧过身捅捅身边的丈夫，犹疑地说：“你留心了吧？姑娘的做派举止，可不像小门小户人家里的。我细看了她的一双手，十个手指都水葱似的，根根葱嫩细白；再看那条帕子的精致劲儿，我就算是没见过皇宫里的东西，猜想着也差不多，小户人家一条帕子哪有这么讲究的？再说这姑娘和家人走失得也蹊跷，这么

大个活人，又不是个三两岁的小孩子，人又怪精明伶俐的，哪能说丢就丢呢？怪就怪在说是走亲戚，竟连自己天津的亲戚姓甚名谁都不知道，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韩士成十三岁起就跟着父亲闯江湖跑码头，年岁虽然不很大，经见的人事却不少，也算是个老江湖了，他早觉得姑娘的境遇不像她说的那么简单，给妻子这么一分析，更觉得姑娘的话不圆合。他思忖姑娘不愿说，必是有难言的隐情，自家也不好紧逼追问。他把胳膊枕在脑后，放平了身子，缓缓道：“咱只是看这么冷的天，姑娘一个人在河边怪可怜的，搭帮她一把，至于她的身世，她不说，准有她的难处，咱也别死气白赖地打听。料她一个姑娘家，不会有什么大要紧的事。”说完打个哈欠，翻转身睡去。郭氏听丈夫这么一说，也不好再说什么，也怀着满腹疑问睡去。

夜里，韩士成起来起夜，看船外绵密的大雪搓棉扯絮般已经把整条河道都铺满了，像是给河道铺上了一条厚厚的白丝绒银被。雪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停了，月光洒在洁白的雪上，反射出耀眼晶莹的银光。他路过后舱，借着月光，看见白姑娘侧头睡着，面色安详沉稳，一头乌黑的青丝散落在枕上，一截雪白的膀子露在蓝地白花被外，丰凝细腻，煞是惹人爱怜。韩士成不觉看呆了，恨不能进去摸摸那截碧藕，再给她放回被子里。他忍了几忍才按捺住不尊的念头，转身回了自己的舱里。韩士成躺下，睡不着，又反复回想姑娘的可爱可怜模样，想得心猿意马，走了困，天交四更时才迷糊了一会儿。

转天一早，天刚蒙蒙亮，郭氏醒来打算做早饭，却见姑娘早已先他们起身，舱里舱外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炉子也已捅开，正和了面做早饭呢。郭氏抖抖姑娘擀的面条，见筋筋道道，不沾不粘，猛地抖撒开，细得和银丝似的。再看锅里的一锅卤汤也红是红白是白，清清凉亮，滚得正欢。白姑娘见郭氏两口子起床了，忙把面条抖开下了锅，让面条在锅里沸滚了两滚捞出，浇了高汤，每碗上面还堆了几片切得飞薄的酱牛肉，淋了炆好的芝麻葱花油。郭氏端起碗，一股热牛肉面的香气直冲肺腑，让人不由食欲大开。郭氏常年跟着丈夫在船上讨生活，行船人家，甭说早饭了，就是中午晚上的正顿饭，也很难吃上顿热乎可口的，常是冷一顿热一顿对付一口，看着白姑娘手下的利落劲，把个郭氏喜欢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昨晚的一肚子疑问早丢到了爪哇国里，拉着姑娘的手欢喜道：“这是怎么说的，你是客人，怎么能让你起早伺候我们呢？”

姑娘问过安，边摆碗筷边笑：“昨晚要不是你们收留了我，我现在还不知

在哪个旮旯冻过去挺尸呢，就是活着，运气不济碰上歹人，说不定我就……能遇上你们，是我的福气，做个早饭太太就过意不去，可让我往后怎么待得下去呢？”说着眼红了。郭氏见姑娘说话行事得体大方，嘴里来得，手里更来得，做出的活没得挑，样子又喜人，心里欢喜得恨不得马上认了亲妹子。韩郭氏攀着姑娘的肩道：“我上辈子要多积积德，有你这么个可心的好妹妹就好了。”谁知这白姑娘听了眉眼一笑，马上接着话口说：“我从小娘去世得早，没得着疼爱，今儿太太要不嫌弃我笨口笨心，我就认太太做姐姐了。姐，受妹子一拜。”说着就跪下去，咚咚咚地磕了三个响头，慌得郭氏连忙搀起她。

韩士成昨天也是出于可怜同情，才把姑娘领了回来。至于领回来以后究竟要怎样处置她，心里一时也还没个章程，更没防着认亲这一着，他看姑娘认真要认亲，和夫人对看一眼，在一旁搓着手，局促地讪笑着：“有收女儿的，认义子的，认妹子是怎么个行礼法？起码咱得有点表示吧。咱在船上，一时也没个准备，这可怎么好。”郭氏也呵呵笑道：“咱先认了，等回到咱杨柳青的老宅再补礼也不晚。”

自此，白姑娘就认了郭氏做姐，叫韩士成哥。白姑娘也真招人喜欢，成天哥一声、姐一声直叫得两口子像三伏天吃了冰湃西瓜，从里到外每个毛孔都透着舒服。

韩士成夫妇收留了白姑娘在船上近一月，也不见姑娘的家人来寻人，姑娘看着倒不大着急，住着也安心，问起来就说不知家人走散到了哪里，只是一味眼到手到下死力做活，船上的一日三餐、洒扫尘除、韩士成夫妇的换洗衣服，都打理得井井有条，一天天倒也过得安闲自在。

眼看着春暖了，河面上的冰也化了，能行船了，韩郭氏和丈夫私底下商量道：“咱们要回天津了，这白姑娘到底可怎么办好？”韩士成憨厚地笑：“我哪里知道？姑娘不说走，咱也不能开口撵她。”韩郭氏也笑道：“要说，这姑娘还真是个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可心人儿，我还真舍不得她呢。”韩士成原本心里也喜欢白姑娘，见夫人开口赞她，也连忙跟着道：“谁说不是，落在谁家都是福分呢。”郭氏娇嗔地看着丈夫一笑，韩士成不好意思道：“你笑什么，难道我说得不对？”

韩郭氏得了丈夫的态度，回头和姑娘商量道：“河面上能走船了，我们也要卸货启船回天津了——不知姑娘是怎么打算的？”白姑娘听见问这个，顿时敛了笑容，垂了头，拿手指绞着辫子，缓缓道：“打扰了你们这些日子，总也

不见我家人来寻我，我也正不得主意呢。要是我走了，还怪舍不得姐姐的。”郭氏听姑娘说舍不得自己，想自己也正喜欢姑娘呢，没想到姑娘也离不开自己，心里不禁大喜，拉着姑娘的手不舍道：“咱姐两个在一起处了这些日子，你的做派、活计，样样看着叫人喜欢；姑娘要不嫌弃，就跟我们先回天津杨柳青老宅去，天津离着北京也不远，咱住下来再慢慢打听你的亲戚，你看怎么样？”白姑娘听了，紧蹙的眉头舒展开来，喜上眉梢道：“我真是前世修来的福分，命里注定要碰上你们一家子贵人，我就和你们去天津，寻着我的亲戚再说；要遇不着，我愿侍奉你们一辈子，和姐姐一家过一辈子！”

在船上处了一个多月，韩士成夫妻二人也越来越喜欢姑娘。尤其是这郭氏，虽说韩家也是杨柳青数一数二的大户，老宅家大业大，但因韩家是跑船经商出身，她和丈夫一年里有大半年时间倒在水上飘着，妾安氏处事不大气，家里没个知书达理懂礼仪的得力之人帮着打理，郭氏总觉得家大业乱，财大气不粗。这郭氏父亲是个举人，书香门第人家，娘家家业虽不大，可被父母按照诗书礼仪之规管理得井井有条，自己原也想找个相称人家，可自家空有书香门第的虚名，家底却不很厚实，自己模样也中常，在婚事上只因高不成低不就的，年纪渐大才嫁给韩士成做填房，好在正妻早早去世了，她后来扶了正。来了韩家，她要跟着丈夫出船，又要忙着照应家里，对韩家随意进出的粗俗状态很不满，可又觉得分身乏术。再加上韩家本身是做买卖起家的，靠着漕运赚了钱，在当地人眼里始终是暴发户土财主，不只是官宦之家，真正靠功名起家的富贵人家并不愿意和韩家联姻，所以韩士成的另一个妾安氏也是只有几个钱的“门当户对”的土财主家女儿，不是书香门第人家。

妾安氏心眼窄小，只知一味地显摆娘家，做事不入郭氏的眼，要论治家，嫁到韩家的这几年郭氏并不觉得日子过得多么顺心。此番把白姑娘领回来，郭氏觉得自己就有了好帮手，心里的欢喜自是不用提。

正是顺风，顺着京杭运河大半天就到了杨柳青界内。虽是初春，却也看得出沿河两岸一幢幢高低错落的宅子掩映在雾霭中，显现出一片杨柳依依的诱人美景。从河上看去，街里商铺林立，做小买卖的、打闲念做的，各色人等你来我往，我喝你吆，不大的小镇倒也繁华热闹。韩士成笑咪咪地指着岸上错落有致的房舍给白姑娘：“这就是有名的杨柳青了。”他吸了口烟，眯着眼说：“这杨柳青呀可是有来历的，金时叫柳口，到了元时有位翰林叫揭傒斯，以七十高龄告老还乡路过这里，有感这柳口村民风淳朴和百姓疾苦，特

地写了一首《杨柳青谣》。”韩士成像个诗人一样眯着眼轻轻吟道：

杨柳青青河水黄，河流两岸苇蒿长。

河东女嫁河西郎，河西燃烛河东光。

日日相迎苇蒿下，朝朝相送苇蒿旁。

河边病叟长回首，送儿北去还南走。

昨日临清卖苇回，今日贩鱼桃花口。

连年水旱更无蚕，丁力夫徭百不堪。

唯有河边守坟墓，数株高树晓相参。

丈夫摇头晃脑地吟完了，郭氏得意地也续上说：“我的十三世先人是个进士，对这首歌谣喜欢得不得了，他又把这首歌谣向孩子们吟唱传诵，变得全村家喻户晓。这样到明太祖南京称帝时，这柳口就改称杨柳青了。”听了杨柳青的来历，白姑娘啧啧赞道：“我单知道杨柳青的木版年画有名，出美女，是鱼米之乡，还真想不到杨柳青这个漂亮的这个名字还有这样的来历。”

船渐行渐近，说话间就看见子牙河南岸错落有致的宅院中，有一幢青砖碧瓦的大宅院，比两旁的院落都高大许多，很是惹眼。白姑娘心里正诧异这远离京城的小镇上竟也有如此气派的高门大宅，韩郭氏指给姑娘看：“喏，看见了哇，这就是咱家的老宅。”白姑娘错愕地看看大宅，再看看韩士成夫妻，心说看韩家的对漕船不小，料想韩家的家业也是不错的，但也没想到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大户。

船离码头越来越近了，家里人早得了信，老老少少一大群人正站在岸口迎着呢。长随到码头上把船抛了锚，安氏抱着自己的儿子迎上来，率一大家子给掌柜两口子行了礼。安氏偷偷扫了眼跟在后面下来的白姑娘，心下诧异说这是哪里跟来的什么人，亲戚中可从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位。安氏心里惊奇不已，当着一大家子又不便细问，只得疑惑地迎着韩士成和郭氏下了船。

一群人闹闹哄哄地进了家，韩士成夫妇在正堂坐了，下人端了热茶来，韩士成滚滚地喝了一口，把白姑娘叫到堂前来，正色对众人说：“白姑娘是京城大户人家人，本来打算正月和家人来咱天津走亲戚的，没想到在通州遇上坏天气，和家人失散了，就和我们回了咱家，现在已被夫人认做了妹子。”听了丈夫这一番话，安氏从头到脚细细地打量白姑娘，见这姑娘穿着一件紫色暗花小棉袄，盘着个元宝头，下面露着两只未经缠裹的天足，臂上挎个小布

包袱，样子倒也明眸皓齿，亭亭玉立，神态落落大方，举手投足间眼见得是个有教养的。安氏心生诧异，心里也在盘算，大天白日的，这么个大姑娘说丢就丢了，这事也未免太蹊跷了。又暗自思忖大户人家的姑娘哪里这么容易就走丢的，指不定是什么穷人家的眼浅小丫头，看自家船大买卖大，故意编排了一段意外出身，来搭帮相靠的，想到这里，心生不屑，从鼻孔里轻轻哼了一声。安氏的这番景象被郭氏看了个满眼，她不满地瞪了安氏一眼，又扫视一眼众人，威容肃仪道：“我和掌柜的在船上已认了姑娘做妹子，白姑娘以后就是咱家里人，我的亲妹子了，你们大小人等都要好好担待着，谁也不许怠慢。谁怠慢了姑娘，我可不同意。”

韩士成也赞同地点点头。他介绍完随同而归的白姑娘，刚想问问安氏这些日子家里的情况，账房先生就捧着厚厚一摞子账本急急忙忙前来报账，韩士成只得转向账房先生。账房刚报了几笔账，厨子又凑上前来问怎样安排晚饭。韩郭氏想了想，刚说了句：“把从南边带回的上好莲子、菱角，还有粳米拿了煮粥，大家尝个鲜，再有……”话没说完，就见奶妈抱着韩士成嫡出的孩子献林风风火火地闯上堂来，说：“小哥子今天浑身火烫的，眼懒怠睁，也不吃东西，也不知道要紧不要紧？”韩郭氏听了慌忙站起来细看，见孩子面色绯红不睁眼，小鼻翹喘得一扇一扇的，显见得是烧得不轻。就皱着眉头训斥婆子：“孩子烧了一天不请大夫，磨到这会子着三火四上来问，我们不回来就不看病啦？满家子就这一根嫡苗，小哥子出了事你担待得起还是怎么？”奶妈受了这一呛，脸羞得通红，抬眼求助地看看安氏，安氏却并不看她。奶妈瘪瘪嘴，似有话不好说的样子，只得讪讪地站到一边。郭氏这些话也是说给安氏听的，她嫌安氏偏心，只在意自己的孩子献琛，献林病成这样却不管不问。

韩士成看眼安氏，口气也略略不满：“我和太太不在家，家里就是你的了，大小事你也好歹操着点心。我们刚进门，瞧瞧这一大家子就没头苍蝇似的乱撞，你看着心安么？”

安氏在丈夫和郭氏不在时当家。要说她娘家也是富裕的，只是仗着娘家财大，嫁进门后虽是偏房，行走做派她自己都着意拿大，正室王氏死了，郭氏没有子嗣，她仗着自己生了儿子献琛，盼着自己顺理成章地扶正，可偏偏郭氏却被扶了正。郭氏扶了正，也真拿起了正房的做派，行事举止都压着自己一头，她心里憋着气，家里的事就有一搭没一搭的，并不很上心。献林生病安氏不是不知道，孩子奶妈一早就跟她说了，只因孩子不是己出，她平时一颗心都放在自己儿子身上，她看一眼烧得通红的孩子，随便说今天一大家

子都忙着接掌柜的和太太，先给孩子把些发散退热的药吃了，等接了人来说。谁知道孩子吃了退热的药并不见轻，越发烧得凶了，奶妈怕受牵连，担待不起，当着一大家子就把孩子抱上来请示。

当着一大家子人让丈夫抢白一顿，安氏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面子上下不来，分辩道：“我在娘家做姑娘时就是个十不管的甩手掌柜，这管家的事我……”白姑娘上前看看孩子面色，又掰开手心、前胸、脚心，看有散落的透明小水泡，肯定地说：“是出疹子，不碍大事的，疹子出齐了烧就退了。只是这几天忌口，别吃腥的辣的，在家捂几天，别受风就成。”郭氏听了白姑娘的话，心里略略安了些，点头道：“不是大病就好。”被白姑娘抢了彩头，安氏心下恨得什么似的，怨恨地瞪她一眼，心说不知是个什么来路的下等货色呢，进门倒显摆起来了，真是没来的扯他娘的骚，给自己添堵。但看丈夫和郭氏从一进门起就抬举她，当着这一大家子自己又不好发作，只讪笑道：“姑娘看着岁数不大，经见倒不少。既然不是大病就好，献林是正根儿，有个三长两短谁都担待不起。”韩士成听白姑娘说无大碍，也不理论安氏的妒忌吃醋了，不耐烦地挥挥手：“算了算了，我和太太出门了这些日子，也累了，大家见过面就都歇着吧，家务事以后再说。”一家子遂散去。

人散净了，韩郭氏拉着白姑娘的手道：“妹妹你也看见了，我们韩家虽说家大业大的，可没个明白人管着，乱哄哄地没头苍蝇样乱飞乱撞，没个规矩。妹妹你来了，我心里直念佛，以后就委屈你给我当帮手，受累照看着这一大家子吧。”

白姑娘谦卑地弯弯身子回道：“姐姐说笑话了，若论管家，我一个没成家的姑娘家，没经没见的，哪能给您管得了这一大家子？只是原来在京城给大户人家做过工，大户人家居家过日子的套路略微知道一二罢了。”

韩郭氏欢喜不尽地说：“没吃过猪肉，见过猪跑就成。我看着姑娘就不像小门窄户里出来的，姑娘是在京城哪家大户里当差呀？”

白姑娘一听又问这个，忙慌乱地低下头：“京城是天子脚下，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多了，说了怕姐姐也未必知道。”见白姑娘避谈自己身世，韩郭氏只得岔开话：“坐了这半天船，妹妹也累了，早点歇着吧。”

韩郭氏给白姑娘指派了房间，婆子领着白姑娘去安歇。

过了一个月，是三月三庙会，杨柳青整条街的人都在议论着要去逛庙会，韩家的女流也张罗着想去逛逛。献林的奶妈田妈也想去，她一个下人，不好

张口说要去，就撺掇白姑娘去。月娥想自己初来乍到，不方便在那热闹处抛头露面，推托说嫌闹不想去。田妈不死心，又说给主子郭氏听：“白姑娘京城里来的人，见惯了大市面，在咱这小地方窝了一个月，憋屈死了，也该让她出去逛逛，散散心。”郭氏想也是，亲自劝说白姑娘道：“来了这么久，老在家里闷着，怪没意思的，今天让田妈陪着，也出去走走，到杨柳青庙会上瞧瞧热闹去，看看我们这小地方的节是怎样过法。”白月娥心里有事，并不想多见人，就推辞道：“人多怪烦的，不如在家里安静地做点活计好。”郭氏笑着推了她一下：“我们杨柳青这地方虽然比不了京城，可庙会也热闹着呢，吹糖人儿的，捏泥人儿的，剪彩纸的，耍把戏的，花样多着呢，好多玩意儿你在京城里也不见得见得着呢，就算瞧个新鲜吧。”白月娥想自己自打下船进了家后就没迈出过大门，杨柳青啥样还没见过呢，今天姐姐又这样体贴，太拒绝反倒拂了姐姐的一片好意，就算出去散散心也好。再说这里离着京城这么远，未必就会怎样，再加上掌柜的和田妈也一味鼓动去，就应了。

白月娥收拾了一番，跟着田妈去了庙会。只见以三不管为中心的小小一条街挤挤挨挨，被小摊小贩和游逛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还真像郭氏说的，有蒸得热气腾腾的狗不理包子，有炸得酥脆的耳朵眼炸糕，还有崩豆张的各色崩豆，枣糕张的诱人枣糕，再加上吆喝刚出锅的喷香猪头肉的长音甩调，把个庙会点缀得活色生香。白月娥走到糖人摊前，被吹糖人师傅的手艺吸引了，只见师傅舀一勺化好的糖稀，摊在铁板上，三滴两甩，一只昂首的雄鸡，或者一只懒洋洋的胖小猪，再或一只长须子的青面獠牙的老虎就跃然挺立起来。白月娥不觉看呆了，也等着师傅给自己吹两个，带回家给献林和献琛。摊子前围着的大多是领着孩子的父母，都嚷着要，她还得再等一会儿。

突然，月娥的后腰被人轻轻碰了一下，身后一个低低的男声道：“这是韩家从京城里来的姑娘吧？怎么称呼呀？”白月娥好生奇怪，回头，见是一个不认识的男人在跟自己说话。她细打量对方，见男子容长脸，立刀眉，中等身量，穿着件到脚的古铜长袍，正探究地看着自己。她并不认识对方，一时慌乱不知该怎样回答。男人见她疑惑地看着自己，坦然一笑，自我介绍：“我叫陈千海，也是这条街上的老住户，和韩家极熟的——这里人多，咱们借一步说话如何？”白月娥开始看一个陌生男子主动和自己搭讪，本不想理的，后看他并不像歹人，又听说是街坊，心里放松下来，再看看周围左右都是人，也确实不是说话的地方，只得跟对方挤出人群，到了个僻静处。

陈千海低头认真看着她的天足：“恕我冒昧问一句，姑娘没缠足，是旗人

还是家里父母不舍？”白月娥没承想陌生男人冷不丁张开就问这个，又被他盯着脚，不好意思，把脚往后怯怯地缩缩：“小时候也缠了几回，妈妈见我疼得死去活来，一步也走不了，不忍看我受罪，放了就再没缠。”白月娥躲过了自己是否是旗人的问题。

陈千海长长地哦了一声，再盯着白月娥，看看左右，放低了声音：“姑娘还没有人家吧？你跟韩家什么关系呀？是亲戚还是怎么？我陈家也是这条街上数一数二的大户，我央人说说，姑娘不如跟了我，嫁到我陈家，我绝不会亏待你，怎么样？”

白月娥大感意外地看着陈千海，脸腾地羞得通红：“……我只是来走亲戚的，这些事还没想过。”陈千海还想再说什么，月娥不等他再说，拉着田妈急急就走。田妈也本想给小少爷和自己的俩孩子吹几个糖人的，被陈千海搅的，一个也没吹成，生气地骂：“这个姓陈的，你是不知道，仗着有几个钱，老跟咱府上较劲，咱家干漕运，他也买船；咱家开粮行，他也张罗着开店，专跟咱家找别扭。今天碰到你，又不知想哪一出，呸！亏他想得出！”白月娥不语，她没想到自己头一天出门就碰到了这样的事，想那陈掌柜还一个劲儿地盯着自己的一双大脚看，还问是不是旗人……可真叫人心慌。她不知道这陈千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又想自己头回出门就惹来了这事，怕掌柜的和郭氏听到不高兴，就叮嘱田妈不要和家里人说。

田妈说得不错，陈千海是随左宗棠大军到新疆赶大营的大营客，在新疆发了些财，回来叶落归根了。要说钱是积攒了几个，可比韩士成家还是差着些。他回来后看漕运利大，又是官家生意，稳妥，自己也想挤进来插一脚，可杨柳青的漕运已经有韩家这样根基已扎稳的在前面立着，想插进来做大很难，干看着韩家船来船往，银子哗哗地往进淌，自己家却是有一趟没一趟的，总也热闹不起来。后来他也看上了粮行生意，还是为的利宽稳妥，可无奈韩家的大兴粮行几乎垄断了杨柳青地面的大部粮食生意，把得铁死，自家费劲巴力地开了个粮行，生意却总是清淡，始终红火不起来。家里的大宗开销，还是指着赶大营挣来的老底子。陈千海自是糟心得很，对韩家的红火生意也时有妒意。

韩家从京城里带回了一个神秘的漂亮姑娘，还是个大脚片子，尽管韩家有意遮掩，还是很快在街面上传开了。这事陈千海早就听说了，他几回有意从韩家门口过，都没见着人。越是看不到，心里越是痒痒的，今天白月娥和田妈一同出来，他早就发现了，躲在暗处观察了许久才上前搭讪的，没承想